

官場現形記

北洋政壇內幕

(三)

● 王—知

陳文娣營救曾毓雋

李思浩憶說關於曾毓雋被馮玉祥部下扣押，經曾毓雋的情婦陳文娣多方設法，才獲釋放一事，說得並不清楚，這倒是民國政壇一段佳話，不可忽略。

首先談談馮玉祥與曾毓雋結怨的經過：段祺瑞威震北洋政府時期，有兩個智囊，一為徐樹錚，一為曾毓雋，段祺瑞左右稱徐樹錚為皖派，曾毓雋為閩派，此二人最為段祺瑞所寵信。徐樹錚遇害後，曾毓雋成了段祺瑞的唯一心腹。而段系中親徐者，乃群謀擁段祺瑞的兒子段宏業為首，以便和閩派相抗。當時段與奉張接近，有事輒派曾毓雋去東北聯絡。會馮玉祥的國民軍入駐京師，段宏業竟倒向馮玉祥，俟馮與奉張交惡，段宏業乘機進讒；謂曾慫恿其父聯奉驅君（指馮玉祥），如不除此人將於君不利，於是馮玉祥命京畿警備司令鹿鍾麟待機逮捕曾毓雋

。某日，曾毓雋輕裝簡從來到北京前門東車站，正準備上車去天津的時候，來了兩個便衣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鹿鍾麟的名片，說：

「鹿司令請總長（指曾毓雋）去司令部一敘」，不容分說就把他挾上汽車，帶到了東城帥府園鹿鍾麟的司令部，被看管在副官處，從此曾毓雋失去自由。隨曾毓雋去天津的老聽差邵祿立即回家報信，四出營救，而此時曾毓雋卻在司令部買通了一個看管他的副官，乘邵祿來送衣物時的機會，帶了一封信給陳文娣，要陳文娣不惜一切救他出險，並介紹看管他的副官與陳文娣會面，陳文娣立即裝病住進東交民巷法國醫院，她就在醫院內精心策劃救曾毓雋的辦法。結果陳文娣斥其私蓄六萬元，買通了看管曾毓雋的兩個副官，在曾毓雋被拘三個月後的某日，曾毓雋通過內線的幫助，乘洗澡時換上軍裝，坐上汽車，和那兩個副官一起直奔東交民巷，警衛見副官的車，自不盤查，據傳此二人除所獲報酬外，還得到養老終身的保證，這就是陳

文娣營救曾毓雋，富有傳奇色彩的一幕。

那麼陳文娣究屬何許人也，筆者知之較詳，陳文娣出身青樓，來自江南，貌僅中人姿，但為人豪爽不群，舉止大方，才華出眾，既擅詞令，又諳昆曲，初從楊度，後為曾毓雋所眷，二人情感彌篤，陳文娣為營救曾毓雋，費盡心力，曾向數人跪拜求援，為曾毓雋之友好所敬重。北洋政府倒台後，陳文娣與曾毓雋分手移居申江，住上海愚園路，初期尚有貴重東西變賣以養家活口，但到了晚年則生活拮据，頗不如意，由在上海的李思浩、李祖恩接濟她，此抗戰前的事。

段祺瑞南下之前後

李思浩憶說迎段祺瑞南下事有如下一段記載：「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一月，華北局面緊張，蔣派錢新之北上迎段。外間傳說，由於日方逼段出來組織傀儡政府，段因而南下逃避，事實並非如此。錢到北平後，先找宋哲元打聽李思浩下落，宋介紹他到

東交民巷李的寓所。錢向李說了來意後，李就同錢新之一起到了天津，謁見段祺瑞，段欣然同意南下。

同時又引用了「曹汝霖一生之回憶」一書中，下面一段話：

合肥（段祺瑞）自九一八事變後，蜚居天津吳自堂（光新，與合肥是姻親）宅，杜門謝客，靜耽禪悅，與外人絕少往來。有一日，我友錢新之忽從上海來，先訪達詮，後來訪我，久別相逢，握手道故。惟突然而來，頗以為異，因問他何事來津，他說：「蔣先生想請段先生往南京一遊，借此領教老師。不知段先生有此興趣否？君可否轉達此意，一問段先生？我也要謁見段先生，請為先容……」遂到吳宅，先晤自堂，說明來意，吳頗贊成，遂同見合肥，新之將蔣先生希望之意說得輕描淡寫，不著痕跡，正在徐聽下文，豈知合肥即說：「我久沒有南方去，好極了，你們給我預備飛機票，我沒有什麼行李，明天即可同行。」

綜觀以上所記，各持一詞，李思浩說是他「同錢新之一起到了天津，謁見段祺瑞」的。曹汝霖說是他同錢新之一一起去天津吳光新宅，「先晤自堂吳光新，說明來意，吳頗贊成，遂同見合肥」云云。到底是誰陪錢新之去謁見段祺瑞的呢？可惜現在諸老均已去世，死無對證，只有根據當時情況，歷史背景，人際關係來分析判斷了。首先要瞭解北洋政府時期，官僚之間互相傾軋的事實，即

使同一派系，也不無意見分歧，個人的恩怨，局外人很難一清二楚。在李思浩文內的字裡行間就不難看出李思浩對吳鼎昌頗多微詞。錢新之一到北平首先去找吳鼎昌，是順理成章的，因為這是北四行的第二把手拜訪第一把手，彼此之間可無話不談。試想錢新之如問吳鼎昌，我擬定去天津晤段祺瑞是找李思浩呢？還是去找曹汝霖？吳必然會說曹汝霖德高望重，宜請之協助。何況曹、吳之間有交通銀行老關係。如錢新之直截了當地問吳鼎昌，應由何人引路？吳也必指點他去找曹汝霖無疑。李思浩的回憶，是「文匯報」徐鑄成，不厭其煩一而再再而三去找李思浩談話的，時間又是在六十年代的上海，李贊老心境很不好的時候，難免隨口而出，敷衍了事。

曹汝霖回憶錄則是他「愛女快婿，迎養赴美，居於米特蘭，地僻而幽，身心安適」（見台版序言）時所寫，老人追思苦憶，力求真實完整，其可信度當勝於李思浩回憶錄，何況曹所記陪錢新之晤段祺瑞時的情景也很詳細，由此判斷當年確實是由曹汝霖陪同錢新之去天津謁見段祺瑞的，但錢新之到北平後去東交民巷會見李思浩，也是事實，「行客拜坐客」官場老規矩了，何況他們彼此又是故交。

至於「曹汝霖一生之回憶」中記段南來，也有不實之處，曹說段到上海，以陳調元宅為行館，在西摩路（今名陝西北路）非也

。段的住處在當時上海法租界霞飛路（今名淮海中路）西一七九三號，是靠近汶林路坐南朝北的一座花園洋房，這是筆者曾親眼目睹過的地方。段居上海期間，除誦經念佛外，日間與奕友對奕如恒，夜晚則約其舊日僚屬如李思浩（時居上海福煦路康樂村）、梁鴻志（時居上海靜安寺）、曾毓雋（時居上海愚園路）、許世英、屈映光（時居上海龍路環龍別墅）、章士釗、湯漪（此二人當時都已是杜月笙家門客）等人，做方城之戰，每次八圈，適可而止，稱之為「衛生麻將」。至於段系有十人每月由段付給一千元津貼，李文列舉八人（無曹汝霖），曹汝霖在回憶錄中卻說他是其中一人，尚有一人非章士釗即湯漪（許世英，屈映光當時都有職務，似為賑濟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）。

十年浩劫難逃厄運

最後再談談李思浩由港回上海直到去世的一鱗半爪，以補不足。

香港淪陷後不久，李思浩和他的兩個女兒由日方派飛機把他送回上海。李文說：「李思浩雖然沒當正式漢奸，卻也沾了點邊。」這話很對，文中僅記了他被推為交通銀行常務董事、新聞報董事長，但忽略了他當時的另一職稱：上海市諮詢會議議長。那時日本人對他很敬重，撥了位於法租界畢助路（今名汾陽路）靠近「普希金銅像」旁邊的一所洋房給他，並有自備汽車代步，日本人遇

事向他「諮詢」，人們時常在一些宴會上看到他，當時他儼然上海一位超然派的人物。抗戰結束後，因為他的確窮，窮得連自己住宅也沒有，所以能安然無事，和他的女兒、外孫（是一位X光科醫生）同住在武夷路的一幢好幾家人合住的普通房子內，過著隱居生活。

但在一九四九年四、五月間，中共軍隊

距離上海不遠的時候，中共方面派人和他聯繫，要他和顏惠慶等人，在上海處於真空狀態時，維持上海局面。李因所居之處無法接待客人和對外聯繫，乃借用其亡友李祖恩趙主教路（今名五原路）住宅為聯絡地點，李同時暫居該處，以便與上海各方接觸。時李已步段祺瑞後塵篤信佛教，中共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，聘李為該會理事，月有津貼百餘元，李思浩是北洋時期闊老之一，生性慷慨

並好交遊，此寥寥之數，只夠他接濟別人，其實際生活來源。依靠其在美國國務院工作的孫子李曙曾。一九五八年李思浩被聘為上海市政府顧問，但十年浩劫中難逃厄運，被迫害致死。一九八〇年初與王曉籟、李一尊（京劇名旦李世濟的父親）等人，同時在上海龍華殯儀館，舉行平反追悼會。

中外文庫之二十五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全一冊平裝叁佰伍拾元
喬家才著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。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峩芳妙計安東莞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。郝亞雄十不死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啓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。史春森搶運食鹽。梁幹喬打倒史達林。越南華僑張霈芝。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。全一冊平裝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



王一知「北洋政壇內幕」插圖（文見59頁）

①被群眾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。

②曹汝霖早年的照相。

「中外名人傳」插圖（文見79頁）

③任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時的李家鈺。